

落叶逐秋去，又是一年初冬至。落叶，让岁月多了沉淀，让时光又有了期许。

今年的秋似乎有着不尽的缠绵，冬已入怀，自己似乎还没有察觉，仍以五彩斑斓的颜色，傲娇地讨好天空，徜徉在初冬有些和煦的阳光里，尽管初冬已与我们为邻。

落叶如蝶，一片接着一片，似在诉说自己又一个轮回经历的故事。晨霜泛着荧荧的光，对冬展开无尽的表白。一个新的冬季，不知是厚重还是薄情，又一次走入了人们的视野。我当然希望今年的冬天能用一场大雪来表达它的厚重，因为瑞雪兆丰年嘛。

立冬，大多地方有吃饺子的习俗。关于饺子，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，东汉时期的名医张仲景，在建安初年出任长沙太守，后因瘟疫流行辞官回乡。在回乡的路上，看到许多穷苦百姓耳朵因冬天的严寒而冻烂，于是发明了类似饺子的“祛寒娇耳汤”来治疗他们的冻伤。为了纪念张仲景，民间便逐渐演变成了立冬吃饺子的习俗。

每年立冬，回到老家陪老人吃一顿立冬的水饺，成了我心中与家人、故乡的约定。每次回到老家，总喜欢在村头伫立一会儿，以敬仰的心情注视那棵挺立着倔强身躯历经沧桑的老槐树，老枝如黑龙，枝叶稀疏而执着。每当看着叶儿翩翩飘落，归于脚下的尘土，心中总泛起一丝波澜。听村里老人讲，立村便有了这棵老槐树，年代已无考证。但它是全村的魂，是漂泊在外的村里人的念想。每次凝望着那一片

片落叶，既让人感叹岁月的无情，也不得不慨叹生命的顽强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人生阅历的丰富，初冬的落叶，在我眼里已没有悲凉之意，每一片落叶都曾拥有希望，陪伴过美好。成长是使命，叶落要归根。回望每一片树叶，它曾如少年般成长，如青年般茁壮，如中年般成熟。在最后的时光里，它把生命的颜色，演绎得丰富多彩，把最后一分灿烂归于天空，把生命给予大地，注释着生命的生生不息。对初冬的落叶，我们不应以悲哀与凄凉待之，要有诗人的情怀，懂得它离开母体的舍与哺养它的大地的得，这是爱与被爱的见证，是给予与接受，是付出与关怀，是不忘初心的使命之落。

我敬重每一片落叶，用一生守护着依附的生命，诠释着小生命大宇宙的意义。它曾与风雨同舟，与山河相看，与人类和谐，担当着岁月的名片。或许某一世纪某一年某一月某一天的某一片落叶，会带着大自然赋予的使命，在百转千回里，孕育出新的生命，等待发现与被发现，合作与被合作，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。

望着片片落叶，我看到了一种精神，叫无私与奉献；我看到了一种品质，叫守护与坚韧；我看到了一种追求，叫自由与奔放；我看到了一种未来，叫温暖与希望。

初冬的落叶，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珍贵礼物，是初冬最美的精灵，这不是谢幕，是下一场华丽转身的开始。

□ 赵公友

初冬的落叶

『不识』与『不争』

□ 余娟

明代画家陈洪绶一生狂放不羁，笔下人物奇崛古拙，时人谓之“三百年来无此笔墨”。他嗜酒如命，常于醉后挥毫，画毕掷笔大笑，旁若无人。这样一位狂士，却因一场“不识”的误会，留下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轶事。

崇祯年间，京城有位姓周的御史，素来附庸风雅。某日得了一幅无款山水，笔墨精妙，却不知出自谁手。恰逢陈洪绶游历至京，周御史便设宴相邀，想请他鉴别真伪。

席间，周御史命人展开画轴。陈洪绶瞥了一眼，淡淡道：“此乃拙作。”满座宾客愕然。周御史脸上挂不住，强笑道：“先生莫要说笑，此画笔法高古，岂是……”话未说完，陈洪绶已夺过画笔，在画角题上名款，墨迹未干便扬长而去。

这场尴尬的相遇，藏着双重的“不识”。周御史不识名家陈洪绶，陈洪绶亦不识官场虚与委蛇的规矩。当周御史次日带着厚礼登门致歉时，却发现陈洪绶典当了最后一件长衫——

他要把换来的银两都拿去打酒。

“昨日冒犯，实因……”周御史话音未落，陈洪绶已仰头灌下一壶酒：“大人何罪之有？天下人不识老莲（陈洪绶号），正如老莲不识天下人。”说罢提笔画了一幅《醉吟图》相赠，画中高士醉眼朦胧，衣带当风，题款却是“赠周不识先生”。

这场误会最终成就一段佳话。周御史将《醉吟图》悬于中堂，每逢有客问及“周不识”是何人，便笑指自己鼻尖。而陈洪绶依旧我行我素，晚年为避清廷征召，竟削发为僧，自称“梅僧”。

有人问他为何拒绝荣华，他反问：“当年周御史不识我，今日朝廷就真识得我？”在他眼中，权贵的赏识与冷落，不过是一枚铜钱的正反两面。真正的知音，永远在笔墨丹青之间。

历史记住了这个“不识”与“不争”的故事。当我们在博物馆凝视那些变形夸张的人物画时，是否能看到画绢深处，那个对着权贵背影冷笑的孤傲灵魂？艺术家的价值，从来不需要官袍加身来证明。

冬日落雪，天地一白，此时最能勾连古人风雅意趣的，莫过于煮雪烹茶。这看似简单的事，却藏着中国传统文化里“天人合一”的哲思——雪是天地之灵魄，茶是草木之精魂，以雪煮茶，便是将自然的清寒与草木的温润揉碎在一壶茶汤里，饮下的不只是甘醇，更是千年文脉里的从容与雅致。

古人对煮雪烹茶的讲究，早已刻进文化基因里。南宋《岁时广记》引《岁时杂记》载：“冬至后，雪落既晴，庭中积雪，扫而收之，装入净瓮，密封瓮口，置于阴凉处，待来年取以烹茶，味极清冽。”这般郑重收藏雪水的举动，哪里是为了一杯茶？分明是将冬日的清灵妥帖安放，等到来年与春茶相逢，完成一场跨越季节的文化对话。就像《红楼梦》中妙玉藏了五年的梅花雪，那瓮雪水里浸的不只是梅香，更是文人对“纯粹”的极致追求——她笑斥黛玉“隔年蠲的雨水哪有这样轻浮”，实则是在守护一种文化仪式：雪需是枝头未染尘的雪，水需是经年沉淀的水，茶需是合时宜的茶，少一分敬畏，便失了那份雅韵。

这种对“雅”的坚守，在历代文人的笔墨里代代相传。明代高濂在《遵生八笺》中，将“扫雪烹茶玩画”列为“冬时幽赏”之首，他说“茶以雪烹，味更清冽，所谓半天河水是也。不受尘垢，幽人啜此，足以破寒”，这里的“破寒”，从来不是单指驱散身体的寒意，更是以雪水的清灵涤荡心灵的尘俗。他煮茶时必“静展古人画轴”，或《风雪归人》，或《江天雪棹》，让画中雪景与窗外实景相映，茶烟、墨香、雪色交融，此时的煮雪烹茶，已不是简单的饮食之事，而是一场精神层面的“卧游”，是借自然之物安放心灵。

古人对雪水的偏爱，亦暗含着传统医学与

哲学的智慧。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直言“腊雪甘冷无毒，解一切毒，治天行时气瘟疫”，从中医“天人相应”的理论来看，雪为“阴中之阴”，能清热祛火、益肾养阴，而茶性温平，可中和雪水的寒凉，二者相济，恰合“阴阳平衡”之道。这种“以自然之物养自然之身”的理念，与道家“道法自然”的思想不谋而合。所以苏东坡会“梦人以雪水烹小茶团，使美人歌以饮”，写下回文诗《记梦》；郑板桥会在“寒窗里，烹茶扫雪，一碗读书灯”——他们煮的不是雪，是对自然规律的敬畏；品的不是茶，是对生命本真的体悟。

在诗词的长河里，煮雪烹茶更是成了一种文化符号，承载着文人的情志与风骨。白居易晚年退居洛阳，写下“融雪煎香茗，调酥煮乳糜”，雪水茶里泡的是远离官场的闲适；辛弃疾壮志未酬，却在“细写茶经煮香雪”中，于茶汤里寻得一份坚守的底气；就连以幽默著称的梁实秋，也在散文《雪》中细致记录煮雪烹茶的趣事——他掬新雪融水，煮大红袍，虽笑言“不觉得两腋生风，反而觉得舌本闲强”，却在字里行间藏着对古人雅趣的向往。这些文字跨越时空，让煮雪烹茶从一件具体的事，升华为一种文化记忆：它是乱世中的片刻安宁，是失意时的精神慰藉，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浪漫。

如今，我们唯有“松间煮雪”的闲逸，却依然能从这一文化传统中汲取力量。偶尔在落雪天，寻一只粗陶壶，融一勺干净的雪，煮一壶老茶，看着水汽袅袅升起，仿佛能与千年前的高濂、苏东坡隔空对话。此时便懂，煮雪问茶味，问的不是茶的滋味，而是传统文化里“慢下来”的智慧——是在快节奏的生活里，依然能守住一份对自然的敬畏，一份对雅致的追求，一份对心灵的滋养。

□ 聂顺荣

煮雪问茶味

